

谭元寿先生以九二高龄驾鹤西归,一片惋惜。此刻他老人家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言犹在耳。数十年来他与我也师亦友,追忆往事,不胜唏嘘。

先生姓谭,凝结百年京剧人的骨血。清朝末年“国之兴亡谁管得,满城争唱叫天儿”,这是其曾祖谭鑫培开创的基业。可是每与元寿先生谈及京剧生行主流,他总是说了谭鑫培再说余叔岩。他回忆其父谭富英晚年缠绵病榻时,床头摆的是余叔岩的唱片,谭富英耳提面命,说道谭门艺术的精华都在这“十八张半”里面,嘱咐谭元寿认真临摹和体会。

“我不怕别人说我欺祖,余叔岩在许多方面确实超越了谭鑫培”,这是元寿先生的原话。后来谭门第七代出生,他为之取名谭正岩,良有以也。元寿先生秉承客观和科学的态度,在京剧流派之间不持门户之见。

我还注意到他说到有关余叔岩超越谭鑫培时的措辞,是在“许多”方面,而不是“全面”。记得1994年我在新民晚报驻

京记者站工作时常去永安里的国际票房,元寿先生也是那里的常客。有一次我全部《洪羊洞》唱下来后,他把我拉到跟前进行批评:刚才“病房”一场里的一句散板,你唱的是“适才朦胧将然定”,这个词不通。我分辩说这是照孟小冬的,或许她末了“然定”二字应该是“燃尽”?他说此前唱词未出蜡烛形象,这里突兀地唱“燃尽”也不合适。我说那么我以后改用杨宝森的“适才朦胧将养静”如何?他说“将养静”也不怎么通。于是我请教该怎样处理?元寿先生分析道,《洪羊洞》演的是杨延昭临终,他神情恍惚,这句散板我曾祖的原词是“一阵昏来一阵醒”,非常准确。余叔岩身边的文人替他改词,多数改得不错,可是这个地方改坏了;孟小冬依样画葫芦是将错就错,而杨宝森再改也不比原词好。通过元寿先生的这一番教诲,我体会到对于余叔岩虽则可以“迷”,但也不可“泥”。

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陆续写过一些有关孟小冬的轶事,有一次元寿先生来电说,下次你来北京时务必光临寒舍,我有秘闻相告。那时他已经搬到南城椿树地区,我怀

着很大的兴趣,特地拉上安云武、和宝堂两位内行作为旁证,前去他的新居听秘闻。原来谭富英先生丧偶之后,一度与孟小冬过从甚密。1938年某日

谭富英向父亲谭小培请示,自己能否续弦?谭小培说当然可以,接着问他相中了哪位女子。谭富英回应三个字,孟小冬。谁知谭小培即刻变了脸色,坚决不同意。或许由于当年梅孟之间闹过轩然大波,谭家不愿“蹉浑水”。说到这里,余叔岩的唱片,谭富英耳提面命,说道谭门艺术的精华都在这“十八张半”里面,嘱咐谭元寿认真临摹和体会。

1963年北京京剧团赴香港演出,领衔的是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等,谭元寿作为青年演员随团。当时孟小冬住在香港,北京京剧团特地邀请她全程观摩,孟小冬虽不是每场都来,但每逢谭元寿的戏她都来看了。孟小冬还亲自到后台给自己道乏,亲切地称呼小名

“百岁儿”,并且详细询问谭富英的近况,请谭元寿转达问候。

披露上述秘闻之后,元寿先生转移话题,他告诫我以后报道他时千万不要冠以“艺术家”的头衔。他说京剧艺术博大精深,我学到一点点皮毛,和前人相比就是九牛一毛;如果连我都成“家”了,那么京剧就快完了。这时安云武兄在旁边说,那么如果今后轮到我可以说道四的时候,京剧就不是快完了,而是已经完了。

此刻我深切感受到元寿先生的低调和真诚。其实在我眼里,谭元寿完全够得上是当今最有代表性的大家之一。在文武老生这个领域,李少春的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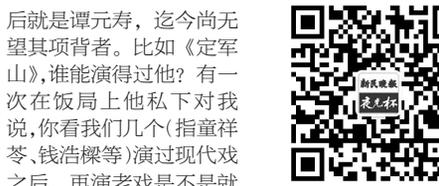
买菜是每天要做的家务事,家离菜场近是种生活便利。我居住的新小区马路对面有个农贸市场,100多只摊位像四车道似的,从曹杨路到兰溪路排了约有200米,有上海最长菜场之称,各种蔬菜和鸡鸭鱼肉等应有尽有,还是境外旅游者定点观光地呢。

退休以后跑菜场更勤了。每次去菜场,小狗东东总跟着我一起去。尽管菜场服务的社区居民有好几万人,但我牵的这条白色博美狗可爱,所以摊贩们都认识;加上我买菜爽气,从不讨价还价,摊主乐意招呼我买菜,老爷叔早!老爷叔好!常常叫得我暖心。这个说本地小青菜老嫩的一烧就酥,称一斤吧。那个说娃娃菜刚进货很新鲜,买一包烧汤吧。有时为买谁的菜我有点尴尬,只好一碗水端平,两只摊位的菜各买点意思一下。

摊贩来自五湖四海,每天起早摸黑进货卖菜,赚的是辛苦钱,在菜场谋生也不易,对这些新上海人我一直抱着包容的心态看待。长期买菜接触下来,我有数了,摊贩基本分两类:一是友好型,以自己的诚信赢得顾客信任,形成了一个回头客群,并与有的顾客建立微信,需要什么蔬菜会备好,价格公道和质量有保证,甚至当顾客在家走不开时,摊主会让自己老婆照看摊位,骑车送菜



此生修到梅花 (纸本) 胡建君画 王鸿定题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后就是谭元寿,迄今尚无望其项背者。比如《定军山》,谁能演得过他?有一次在饭局上他私下对我说,你看我们几个(指童祥苓、钱浩樑等)演过现代戏不一样了?这意思是说,他们把程式化的艺术和戏情戏理结合得更紧密了,表演时更“走心”,更贴近现代观众了。犹记拨乱反正后谭元寿贴的第一出戏是具有反思意义的《打金枝》,开一代风气之先。“孤心中只把那谗妃来恨,斩忠良毁良将命丧残生”,引起极大的共鸣。剧中人刘秀听信谗言错杀功臣,叹为观止。

大概在2010年前后武汉举行纪念谭鑫培汇演,群贤毕至,其中有谭元寿和梅葆玖合作的《龙凤呈祥》“洞房”一折。演出之前先生特地嘱咐我观摩时“长个心眼”,评判一下自己“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第二天早上自助餐时我们如约坐到一起,他问道“怎么样”。我说您脚下慢了,毕竟戏里刘备不是老人。另外演到进洞房时,我看到玖爷(梅葆玖)特地上来搀扶

上门不另外收费。卖鱼虾的摊主老张是浙江温岭人,我常在他的摊位买鱼。一次我做了微创手术后,三弟送来一只大甲鱼。我不会杀甲鱼,在菜场买菜时跟张老板一说,他让我把甲鱼拿来,用时20分钟处理得干干净净,不留半点黄油。不好意思,给了他10块钱加工费。他拒收,

看人头买菜

王妙瑞

说老朋友了不必客气啦。二是滑头型,爱耍一点小手段,对熟悉的顾客,尤其是老年男性,以帮助挑选蔬菜为名,暗中把质次的蔬菜装进马甲袋。一次我买了两斤芋艿回家,老妻拣出5个是烂的,埋怨了我一通;再一次,买了一只两斤重的乌贼鱼,带回家老妻一闻有臭味。我说不会吧,那个卖鱼鲜的摊主也算是熟人了。老妻说你自己闻一下呀。果然属实。但我从此不会再到他的摊位上买东西了。

时间长了,对摊主了解多了,要学会看人头买菜。毕竟大菜场摊位多,买菜的选择权在自己手里。这些年来,我买菜看人头是有针对性的,找准目标,固定摊位。反正东也是买西也是买,何不到需要我出力的摊位去买呢,8年前,菜场新来了一对江

老友北方人,曾告诉我他对我的一点不满。他曾每天都给我发的朋友圈点赞,早晚各检查一次,确保每条内容都点上赞。而我对他的点赞却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啊……那一刻我很惊讶多年朋友竟也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我的工作节奏不可能很长时间捧着手机,即使拿起手机也是顺着浏览,没有专门跑到谁的页面去关注的习惯。

坚持了几天刻意点赞之举,我终于懈怠了,跟老友说,你千万别早晚检查点赞遗漏,甚至不需要给我点赞,我不会因此而不高兴。而我但凡走过路过看到你的帖子,多数还是会点赞的,但不定规。

自我反省后,我自付虽在实体往来领域尚且细致,在非实体领域仍需精进。其实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都不能心安理得受人恩惠或关注,只有明确而适时适度地表达自己的感动与感谢心里才踏实。东方社会自古讲究礼尚往来,不过若把点赞也视作礼物,那就既要表达欣赏还不能让人感到压力,总惦记着还礼了。人情边界感,真乃人生大智慧。

若同事之间,她今天给我吃一斤车厘子,我也要忘捎一盒网红面膜。间隔不能太短,变成一拳来一脚去,反而不好看,却也不宜间隔太久,十天左右为宜。既显得不经意又没失了礼数,看似小打小闹的鸡毛换糖,却也充满温度。

若是挚友之间,就不必要迫不及待还礼了,礼也不拘于有形无形。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表达的时机和分寸很重要,尽显情谊和情商。送出者基本不在乎对方还什么,送礼仅仅因喜欢而送,因旅游归来或是秋天到了而送,带有很大的感性成分,在意的还是送出那瞬间的舒畅快活和对对方喜爱与否。但受人之恩,不忘图报,方为君子。给人恩惠,不起一念,乃真仁人也。

有一种礼,在魔都是不能含糊的,且

规格必须符合两人的身份和关系,有着约定俗成的起步价,那就是婚宴和婴儿满月礼金。尽管有些东道主是诚心实意不想收礼且总是欠身婉拒礼金,但参加者断不能把客气当福气。有时竟像是宾主之间快乐的博弈。当然在今后岁月里,这一笔笔礼金迟早将以各种名目逐一归还到曾把它们交给的人们手中,它永远在人群中流动。

记得前年同事结婚,我到饭店点了个卯,送出红包。没等婚宴开始我就去赶飞机了。事后同事一直耿耿于怀,总想着补请我吃饭,被我婉拒推托多次。这让她在一段时间里忧心忡忡。直到去年她从法国回来后塞给我两瓶名牌香水,我也就不再推托。自那以后,她和我都感到了轻松,我们之间又恢复了平衡。据说在这方面人情寡淡的美国,送最铁闺蜜的礼物基本不超出五十美元,表示婚礼心意也是根据各自经济能力认购新人所列的家用品。而在魔都,很多心意之礼或别致伴手礼既有价值也有价格。

上海人情既俯拾皆是又润物无声,有时不满也是无声的,不满的消解也是无声的,粗线条者不明就里,高手则往往揣着明白装糊涂。上海人一般不轻易称兄道弟,也不随意认闺蜜,彼此不会多占便宜,好是互相的。甚至出租车司机给外地人的感觉也有点冷。他们往往在问清了目的地之后,在不短的路程一声不吭。如果路堵,他们会调电台或换音乐。一旦乘客电话响起,不用提醒,他们会自动调低音量。他们也有说话的时候。比如偶尔在路线很长、油量十分尴尬时,他会客气地与乘客商量,“现在加油站没人,我去加个油?”乘客如无急事,通常都会答应。加油过程中,司机机会提醒乘客已把计价器调到“暂停键”上,等开出加油站很远很远,他才重新开始计价,算是对乘客宅心仁厚的感谢,一切都心照不宣。

魔都人情的平衡与边界

何菲

一本正经抄书桑

陶喻之

中国书法史上的钞经,堪称独门绝技。大抵法显、玄奘西天取经后,写经之业沿袭不替;纵然墨客文人亦喜效尤,以祈消灾祈福。“初唐四家”之一虞世南虞秘职司将作少匠监,即校经后签署终审官,足见当初抄经之慎重;而但凡官修写本,更著精墨妙字美,范堤校卷,即如湖上雷峰塔吴越王施印《陀罗尼经》亦然。1924年塔倒经散,片纸只字,动辄被奉若至宝。

所幸在下顷偶遇海上写经高手桑家敏先生,观摩其长卷小品,无不书绝艺高而令吾叹服。

桑先生名如其人,敏而好古。年少即临习北碑唐楷;及长浮槎东渡留学,又悉心揣摩东瀛珍藏敦煌写经高清图版而窥其堂奥,于楷书用笔章法,良多获益。故于东京举办个展已名噪异域,好评如潮。海归返沪,他更沉潜祖国书法艺术宝库,汲取养料菁华;尤于魏晋钟繇、王羲之小楷与颜真卿唐楷用功最勤。因此笔底经书得以出晋入唐而渊源有自,笔笔精到,一派法度森然,肃穆庄严晋唐气象。去年他赴日旅游,于东京鸠山会馆偶遇推动中日友好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以及村山富市夫人,遂以所书《心经》成扇两柄祝赠,就为东道主爱不释手而待若上宾。

上海博物馆藏敦煌经卷可观,笔者曾撰文推介后凉麟嘉五年(393)王相高书《维摩经》卷,即属现存写经年代较早者。书者王相高名不见史传,料系书法功力精深写经生。颇为难得的是,其款识谦逊低调曰:王相高深写竟,疏拙,见者莫笑也。案此卷首残缺,尚余《菩萨品第四》等三品六千五百余言。然洵称可贵者,全卷隶意小楷始终端庄谨严,一本正经而不改初衷。

同样深具定力的是,为人禀赋散淡如野鹤闲云般桑先生钞经,亦创作上求真守正;更于书写态度上遵循、秉承传统而不苟一丝。举凡其手写经书,几俱出自夜深人静,焚香沐手,平心静气关机静修境界。而以摹效敦煌《心经》二百六十字通篇布局呈浮屠形佳构,极富视觉引力。难怪有评其书:形式内容都美观优雅得素净娴静。诚哉斯言!善哉斯经!妙哉斯书!余以为:以桑先生写经之上下求索,精益求精殷虔,无愧于下敦煌真经一等王相高再传再世;书足可宝,人更足称道!

《魏书·刘芳传》曾载:芳常为诸僧偈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缮,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由是与德学大僧多有还往。晚近金石学家叶昌炽《缘督庐日记》,也载其陕甘游宦以敦煌经卷为馈遗礼;此间袁寒云旧藏唐造莫高窟记残卷,更属早年徐文森玉(“上博”老馆长)检得于唐人写经残纸以赠。

虽晋唐真经翰墨文物难求,但桑师妙笔经书犹可请可奉,可谓意真情隆无价,自不特宝其手泽已也。

十日谈

小菜场风情 责编:龚建星

菜摊盛放着琳琅满目的菜蔬,背后却演绎着浓厚的人情。

